

岩灘上一隻美麗的大陸鷹，單腳佇立，漫不經心低頭整理翎化，牠禮貌地邀她共進這頓豐盛的午餐，以一種鷹的低吟，他們傾訴著，她不回大雪山了。

姊妹潭的晨曦中，四周一片碧綠溼潤，潭中一朵睡蓮，亭亭玉立，迎著和風，雪白的花瓣，滾動著露珠。牠們在潭上盤旋，翅膀濺著水花，追逐嬉戲，潭裏兩條斑紅的鯉魚款款遊蕩，輕曳著尾巴，牠睇視著，不想驚動它們，何況牠也不想吃東西。

牠們盤旋在山谷上空，牠教她俯衝的速度，腳下的山雞，松鼠都成了好目標，輕展雙翼，牠們搜索著，一隻山兔疾竄入草叢，牠鷹眼猛厲，長嘯悠揚，從千呎的高空俯衝轟炸氣流在翼下爆擦而掠，驍悍的身形雷霆萬鈞，一隻嚇昏的兔子在爪中奄奄一息。

寒流來了，牠們擴建大巢，辛苦地堆集柴枝，枯葉，工作的辛勞使牠染病，幾天來，頭痛頸酸胸喘，喉中有水雞聲，翅膀鬆弛不思飲食，完全失去了平日的神采，她一早飛到雲山深處，採到了許多忍冬花，菟絲子，葛藤，以及一條錦蛇，細心調理下，牠逐漸恢復。

牠們常在黃昏盤旋在山谷，引亢高歌，長嘯低吟，無憂無慮，得意感激，榮耀幸福，還有什麼希求？為此牠低垂頭喙，感謝上蒼，生命的喜樂昇自胸臆，牠奇怪以前孤獨地活著，多麼乏味！

一個暴風雨夜，大地沉淪，原野咆哮，雷電交作，峽谷洪流滾滾，牠們瑟縮著身體依偎著，瞪著洞外恐怖的景象，天神震怒了，牠戰慄著，一道閃光，一聲爆雷，剎那間熊熊的大火燃燒著牠們的巢穴，火勢兇猛，牠們溜到岩洞壁巒，牠低聲悲泣，牠安慰著，捱過了最長的一夜。

費了許多功夫，重建新巢，牠們逐漸了解，天有不測風雲，生命無常，一切不盡如意，凡是生命都要匍匐在造物主的腳下，不過，多半牠們都盡量享受著可愛的辰光，把握著此刻的歡欣快樂。

一天中午，她頭上淌著血，喘息地掛在洞口，牠安頓她睡下，問明原因，牠嗚叫長嘯，疾飛衝天，在山谷盤繞，獵人舉槍瞄準著，牠以迂曲的身形疾滾而下，緊攬他的雙目，獵人滿臉鮮血奔入林中，牠棲在洞口，一滴淚珠掛在頰邊，祈求她的平安。

她回復了，生了兩個蛋，不耐煩地蹲著，弄破了一個，蛋黃隨著胚胎弄溼了巢，牠強忍悲痛想替她，但牠必須去覓食。小鷹逐漸長大，她疑神疑鬼，不要牠出門口，不准玩水，她整天叫罵，利喙亂啄，小鷹瑟縮著了無生氣。

牠耐心地侍候她，檢了松葉，鋪了軟墊，盡力使她舒服，她叨嘍著，呱噪著，淚眼汪汪，喋喋不休，精神不安時常激動。牠知道她變了，她有病，往昔良辰美景消逝得彷彿夢境，牠泰然自處，但沒有心情欣賞落日餘暉，也不想去潭裏游水，夜裏牠寧願棲在洞外松枝上，下大雨牠仍然願意淋溼，牠寂寞地逐漸回復往日的孤獨。

不久，牠心裏盤桓著夜夢的啓示，不知在何方，每天牠茫然地雙翼斜飛，細細地搜尋地面藍色的小花，牠每天耐心地找，發誓要鼓舞豪情壯志，跋涉千山萬水，找到這朵藍玫瑰，來解救她奇怪的病。

旭日東昇，牠鼓動雙翼飛去，逐漸消逝在雲山中。



春
日
的
幻
想

虹
雨

親愛的大地，早安！黑夜的女神已撤走她的帷幕，燦明的白天羞怯的徘徊在我深鎖的窗外，久不見朝陽，讓我們投向自然的懷抱吧！此時正值春日。

春神近了，時值三月，今晨曉霧正濃時，我已登臨遠眺，手中握着是雪萊的詩集，西培斯阿海灣是否亦濃霧漫海，詩人，你冷否？但覺孱弱的身子不勝早春料峭，你詩中金黃的晨曦正也隔着重重黑雲。

清晨晶瑩的露珠綴在初醒的含羞草上，小徑鋪滿松葉，走在脆碎的敗葉上，沙沙作響。禪寺脆耳清鐘，越過簾簾濃霧，喚醒樹叢中沈睡的松鼠，霍然一驚，兩個豆眼溜得打轉，滿臉愕然，又昏沈的睡去。

黃綠斑駁的修竹，在早春多雨的冷風中搖曳，
一痕青山隱隱，杜鵑迴飛逸向北方，
灰曙色的穹蒼，有小雨輕落我身旁，
飄逝的是打穀場上灰黑稻焰，
在風中仍餘燼漫空。

今晨我走在多相思樹的田蔭，
 遠處水田，白鳥翺飛起落。
 抽着新綠的秧苗叢叢，
 晶瑩的露珠在紫色的酢醬草上迴轉，
 想在這晶露，紫花中參悟着愛和生命，
 但又見細莖的酢醬草在冷風中搖搖欲墜。

踱在清晨碼頭潮濕的碎石路上，憶起往昔軟綿的海灘。海沙築成的長城，流失在波波泛起的潮水中，你送我紫貝，也送走了你紅潤的笑靨，難道我們已長大到不能再尋回童稚的足跡。今朝，我站在翠堤上，想着大度山上的你，和往事種種。

多少個日子似足音響過吊橋，日子是已遠去。可還記得吊橋下，卵石、溪水旁夜晚的營火，那晚我通夜未眠，枕在冰冷的石上，傾聽水聲潺潺，唧唧蟲聲，數着星子銀河，數着飄逝的日子，直到破曉，我們便踏着清晨的露水，緩緩地橫過危盪的繩索吊橋，去領略乘通往市區第一班早車的滋味。

航海的季節到了，八斗子海邊成群的漁舟，打個正早便已出海，在天剛亮時，我們便提起船槳，輕划水面，在海鳥未起時，我們便越過了防波堤，揮別港內紅頂的光華塔，我們泛舟去了！

踏上石階，往上還是層層的石階，生命是許多重重疊起的石階嗎？每向上一部，心靈總是震顫着，好想順着來時的路再走一遭，果若能如此，定將漫步輕歌，不必如行將投宿的倦旅，如此匆忙！

天門冬平列的白花，串成了我的雙十，當年李樹下的少年，等空了一季的盛花，只有老祖母竿打石榴的濘泥季，朦朧了東坡翠堤。

從風城的輕塵滾滾到雨港的雨絲濛濛，我看到的不再是童稚清純的笑聲，記憶裡不再是青山，小溪，而是陰霾、慘白的容顏，溪上水仙的麗影已失，我已長大到不再漂流紙船，不再水上寫我的名字。

五加皮的日子已遠去，不再沈醉，拋失由青綠轉成黃橙的五加果，任荒蕪的日子逸去。不再迷失，不再膚淺，暫且歸隱山寺，聆晨鐘，聽暮鼓；深思在菩提下。

而今菩提樹不再是菩提樹了，曾經一度，我在它的樹幹上刻下歡笑的兒語，憂傷的心衷，曾在樹蔭下迷失整個炎夏的盛午，追逐着日午漫長的時光，呵！這永不再臨的時光，祇能在夢裡尋覓。

夕照時，潮水漲至階前的礁岩，海草綠成的炙日，行將成為落日的餘暉，你的石榴紅裙在晚風中輕揚，海風沾黏了你的纖長秀髮。在長鳴的汽笛聲中，渡船凌波而至，聖塔露琪亞在晚風裡迴蕩；溫馴的羊群，蠕過山坡的草原，隱入夜的帷幕。

葡萄棚下不再夜語，不再傾聽，七夕時，星群的鵲橋，閃爍地親迎睽違相思的牛郎織女。豈是生命的曠意，不再沈迷這七彩斑斕的情意，只願及早歸入星辰的洗宴，趁月色燦明時。

今夜，無風、無雨，
 聽我為你唸一段，
 伊莎貝拉。

一九七五、三、九

我總是深切的感受到成長的恐懼，在宇宙的規律中，年青一代的滋長，老一代的凋零，永遠如此生生不息的迴替著。雖然，世界的一切，仍然是一片翠綠的生氣，然而，到老的悲哀，感慨著年青的盪亂，其間又夾雜了多少無可奈何的喟嘆。

許多年來，我一直渴盼著能在時光的激流中，尋到一根足以支撐的浮木，或是一塊足以攔淺的矗立岩石，以在塵海的紛云中覓到一個

往往在知覺的煥散中，輕易的鬆開手，拋棄了曾經緊握在掌中的幸福，而抓住那虛無的慾念，然後，却在涕泣與懊喪中想挽回舊時的純真，結果，在墮落的世界裏，年青的心更趨糜爛，而智慧亦跟著遠離了驅殼。

長久以來，我似在做一個漫長的惡夢，夢裏那一連串的夢囈與罪愆，總是不斷的衝擊著這類悖論的心，醒來後，面對著那逃脫不出的心獄，夾雜著

急迫前赴。不遠處，有一條矗立在昏暗中的坦蕩大道，發出清澈的光芒，於是，顧不得邪惡的詈罵，叛逆的嘲諷，我奮力的接近了它，即使是滿身腥膻的污穢，我亦願接受這聖潔光輝的洗濯，重新看清了周遭的瘋狂與罪孽，我讓迷失的性靈，在這光明的路前徹底的懺悔覺悟了。

在茫然的夜裏，我接受了智慧的洗禮，而至清晨，我又聆聽到了震耳欲聾的梵音，清晰的自寺廟中傳來，在墮落的羸弱中，我竟是如此久未能領會這和諧永恒的鐘聲了。雖然，看清了悔悟的我，而有老大徒傷悲時不我與之感，然而，我仍相信自己畢竟年青，希望的生命仍可有更多的歷練，於是，我再度的綻現微笑感覺活在這世界上並不多餘，相反的，我會因

安定的力量，然而，失望總是伴隨著希望而生，走過的足跡中，竟然也有許多人與我一般的徘徊在是非的十字路口，受著四面燈紅酒綠，迷亂的鞭撻，因此，別說是能夠找到一條可行的路徑，就連自己曾有的一顆高尚的心，亦且在世俗的深淵中迷失了。

我曾想要追求到一個幸福及永恒，在人海中尋到一個正確的方向，然而迷途在慾望的幻覺裏，幸福已無法分辨，而永恒又何處可尋？

痛苦的眼淚，哭訴於哀傷的浪濤之後。亦曾頑固的想以年青的方剛血氣，來化解那一層層在劫的苦難，然而，卻仍在失敗的善楚中找到了悲傷的影子。

正當生命已然越過了金色年華，猛然，在吹熄了二十二盞閃亮的燭火後，漆黑的祝福中，夾雜了意識的幻覺，在腦海裏閃過一絲迅若疾電的光芒，一利時的瞞眼，我始看清一顆泣血的心，於是，揮乾了猶在感慨的淚珠，我

此而更滿足於這平凡實際的人生，用所剩餘的短暫生命，將悔恨的感受，一只筆，載下懺悔的心錄。

過去的一段罪孽的足跡，已逐漸在陽光下抹去，歷經了暴風雨的摧殘，生命已然出現了美麗的浪花，而這浪花更襯托出一片和諧的新生命，而後，我仍高興的發現，我依舊深愛著自己，愛著這瑰麗的世界，不再慨嘆著成長的憂懼了。

揚棄了過往蹣跚的步履，我欣慰自己已尋到了一根永恒的支柱，那是信念，那是堅毅，那亦即是遍尋不獲的幸福生命。於是，在黑暗中，默默的策劃著希望的明天，我即將向未來的光明邁下嶄新的一步。

